



寻父

王申春 著

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

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

—— 李大钊

寻父

王申春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父 / 王申春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2.12 (2013.7 重印)
ISBN 978-7-5411-3618-4

I. ①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8560 号

XUNFU

寻 父

王申春 著

责任编辑 张春晓
责任校对 韩 华
责任印制 喻 辉
封面设计 李 莎
版式设计 张 妮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85 028-86259287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
成品尺寸 210mm×148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20 千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618-4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，
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。

——李大钊

第一章

· 1 ·

当阿羊和伙伴们拖着疲惫的双腿来到广州城下时，暮春的阳光正照射在不远处巍然耸立、威严厚实的城墙上。阿羊的心情也像这阳光一样明媚灿烂，心里不由自主地涌起一阵阵激动的热浪。五十多天的风餐露宿，三千里地的艰辛跋涉，冥冥之中，他感到与从未谋面的阿爸，仿佛又靠近了一步。

穿行在商铺林立、人来人往的青石板街道上，他们清晰地听到前方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。走在队伍最前头的阿禄频频回头催促道：“快点，快点。”跟在他身后的阿羊也一个劲地嘀咕：“我们是不是来晚了一步，这仗已经打完了？”

加快脚步在人流中紧跑慢赶，街道的左侧出现一条向北的岔道，一座簇新的石拱桥像一道彩虹，跨过五六丈宽的护城河，连通河的两岸。桥栏杆每根立柱的顶端，都站立着一只雕刻精美的石狮子，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：有的神情凝重，目不转睛注视前方；有的左顾右盼，好像在寻寻觅觅；有的咧嘴大笑，仿佛在欢迎过往的路人。桥栏杆中央长条形的框框里，阴刻着“济民桥”三个大字。字刚刚用红油漆描摹过，亮亮的，好像还没干透。桥的另一头就是

刚才老远望见的城墙。城墙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敌楼，敌楼下面是一扇敞开的圆拱形城门。

石拱桥上下聚集着许多人。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上猜测，应该是街上的百姓。桥中央的爆竹刚刚炸完，围观的人纷纷拍手鼓掌，还有人不住地伸出大拇指，似在夸赞什么。桥的北端，一个身穿黑色丝绸长衫、留着浓黑八字胡的中年人，冲着众人不停地拱手作揖，好像是在感谢大家的称道。他的身边，站着几位身穿官服的官员，脸上渗出矜持的笑意，双手轻柔而有节奏地鼓掌。看得出，这座新桥一定是那个中年人出资建造的，阿羊心中不禁涌起钦佩之情。修桥补路，造福乡亲，可是积善行德的大好事呀。常常听阿妈说起，阿爸以前就爱做这种事。有一年，寨子前横跨岷江的溜索桥断了，陪阿妈回娘家的阿爸知道后，带领几个年轻人忙活了两天，把溜索桥修好。这件事，被寨子里的人夸奖说了七八年呢。

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阿羊探头向站在前面的一个人打听。那人回头望了阿羊一眼，嘴里快速迸出几句话。阿羊感到，他说话好像鸟叫一样，叽叽咕咕，一句也没听懂。那人说完，仿佛发现了稀罕事，又高声惊呼了一句。顿时，所有围观的百姓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，用探究的眼光盯着这一队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，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。阿羊心里明白，一定是自己和同伴们与众不同的穿戴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。

这里的老百姓全穿上了短衣短裤，可自己这一队羌兵仍穿着镶有深蓝色花边的白色麻布对襟长袍，外面还罩着一件羊皮坎肩，两只小腿上包裹着加花绣的绑腿布，脚上是清一色的草鞋；每个人的脖子上悬挂一条用兽牙、兽骨和海贝串起来的项链，身后背着鼓鼓囊囊的竹背篓。有的把弓箭横放在背篓上，有的肩扛木柄长刀。乍一看，似乎是一支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狩猎队伍；再细看，更像

一群带着兵器的叫花子。特别是每个人头上高高盘起的如锅盖大小的白布头帕，经过几十天风吹日晒，早已变成灰褐色；阿禄的头帕左侧，还直挺挺地插着一根一尺来长的野鸡毛，更是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。

中年男子显然也注意到桥南端的这一幕，用心地向阿羊他们看了好一阵子。很快，众人又恢复了常态。不一会儿，中年男子向那几位官员拱手作揖，告别。阿羊听见他高声招呼：“余知府、各位大人走好！”

老百姓渐渐散去。中年男子目送几位官员缓缓走进城门后，回转身，过桥，向街道走来。在与羌兵们擦肩而过时，他注视得更加专注。阿羊清楚地看到，中年男子粗大的喉结重重地上下嚅动了几下，那神情似乎想向自己打听点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他下了桥，向左一拐，融入熙熙攘攘的街巷之中。

“走呀，广州府到了，还傻愣在这干吗？”阿昌叫了一声。于是，羌兵们踩着满地碎红纸屑，兴高采烈地走过石桥。

“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呀，这新桥好像是特意给咱造的。”阿昌调侃道，羌兵们都咧开嘴笑了。

“阿羊，今天一进城就走新桥，好兆头呀。看来找你阿爸有门了。”阿昌说。

阿羊连连点头。本来就爱笑的他，咧开嘴，笑得更加灿烂，腮帮子上的两个酒窝，像两朵盛开的羊角花。

“别光傻笑了，你不是说一到广州城就穿上云云鞋吗？现在到了，可以穿了。”阿昌提醒说。

“对，对。我差一点儿给忘了。”阿羊停下脚步，脱下脚上的草鞋，又从背篓的最底层掏出云云鞋，换上。

“这破玩意儿可以扔到护城河里去了。”阿甲指着鞋底已经磨出

一个拇指大窟窿的草鞋说。

“哎，还能穿呢。等打完仗往回走时，还能凑合着走个百八十里呢。”说完，阿羊把两只草鞋合在一块儿，塞进背篓。

来到敌楼前，阿羊抬头仰望，足有三四丈高的城墙上，一座三层敌楼高大巍峨，雕梁画栋，四檐飞天，有点像茂州城里的老古庙。敌楼前，几个手持弓箭的士兵把头伸出垛口，好奇地向下面张望。阿羊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年轻洁净的面庞。敌楼四周，每隔一两丈远，便插着一面彩旗，有红的，有绿的，彩旗在江风的吹拂下，发出哗啦啦的响声，好听，又有几分威严；宽厚的城墙向北向南蜿蜒伸出，与敌楼构成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坚固屏障。

城门口站立几个身材高大的官兵，手持明晃晃的长柄大刀，远远望去很是威武。阿昌让队伍停下，和阿禄一起上前打听情况。不一会儿，两人转回。阿昌对大家说：“到了，到了，真的到了。大家听着，我和阿禄带两个人进城，去找四川总督齐大人点个卯，顺便把粮饷领回来。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。”他四下里望望，不放心地强调道，“你们都看见了，这里的人比咱锅底寨后山上的树还多。初来乍到，千万别乱跑。走丢了，就找不着了。”

阿禄似乎不放心，又补充道：“这里由阿羊领头，谁都不准乱跑呀。”说完，他冲着站在队伍最后面的阿甲喊道：“喂，阿甲，广州府到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”交代停当，阿昌和阿禄挑了两个身体结实的兵，走进城门。

阿甲要走了。他拉着阿羊的手，嘴角嚅动了两下，好像想说什么，但欲言又止。

“找不到主子你就回来。”阿羊嘱咐道。

阿甲点点头，说了一句“兄弟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快步走进城门，很快淹没在人流之中。



这位叫阿甲的兄弟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羌人吗？是羌人为什么不穿羌服？尽管从家乡开始一路同行，一路上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天，但阿羊对这个人的种种疑虑，却始终没有解开。望着人来人往的人群，岷江船上自己历险的那一幕，此刻又浮现在阿羊的脑海里。

· 2 ·

阿羊孤身一人盘腿坐在船头。此刻，船在暗夜中奋力拨开清冽寒冷的水花，顺流向下游疾驶。岷江两岸，山影朦胧；夜风吹来，寒气逼人；偶尔可以听到岸边传来零星的狗叫声。湍急的江面，泛出一道暗暗的白光，九曲回转，伸向远方。仿佛预示着千里征程，险阻重重；奔赴沙场，前途莫测。

阿羊从怀里掏出心爱的羌笛，用心地吹奏起来。羌笛是十几年前阿爸逃离家门时，慌乱中遗留下来的。它出自阿爸那双灵巧的手。与常见的竹制笛子不同的是，它是用四寸来长的老鹰腿骨制成，两根并排，雪白发亮；阿妈用红丝线将两端紧紧缠绕，联成一体；双排四孔，是阿爸用猎刀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的。笛声悠长，伴随哗哗的水流声，如泣如诉；扑面而来的阵阵江风，顷刻间将笛声粗暴驱散，融入幽幽的暗夜之中。

日子过得真快呀，仿佛眨眼工夫，已经五天过去了。匆匆告别阿妈，告别刚刚结婚两天的妻子阿珍，告别生活了十八年的锅底寨。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，只有通过悠悠的笛声聊以排遣。

夜更深了，江风中聚集了更多的寒意。两岸星星点点的灯火早已不见踪影，整个天穹黑压压的，像一口倒扣的铁锅。只有船尾的马灯在夜风中摇晃，橘红色的火光似明似灭。此时，船老大的儿子正在船尾操舵。军情紧急，三天来，父子俩昼夜轮班，人歇船不

停。船舱中，羌兵们早已休息，夜风中隐隐飘来时断时续的呼噜声。

黑暗中，阿羊听见住舱的推拉式木门轻轻响了一下。随即，一个黑影慢慢挪到前甲板上，是一个人。那人边往前挪边打着哈欠，来到船头，猛然发现坐着的阿羊，仿佛被吓了一跳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他妈的，是谁啊？”

阿羊抬起头，尽量字正腔圆地说：“我，阿羊。”那人愣了一下，又定睛看了阿羊一眼，随即转过身，来到左舷旁，解开裤腰带，向着江中哗哗撒起尿来。尿液被江风吹回，星星点点飘洒在他的身上。他一边尿一边左右摇晃，试图躲避。长长的一泡尿终于尿完了，他打了个寒战，快步回到住舱。

尽管没有看清那人的脸，只凭那一声低低的埋怨，阿羊便猜出是他：一个三天前从雁门镇码头上船的小伙子。

那天，从锅底寨一起出来的十八名羌兵，由阿禄带队，翻过两座高山，走了一百多里山路赶到雁门镇码头。按计划准备坐船顺流而下，走一段水路。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可供二十人乘坐的小船，可因为是水运淡季，船老大把船靠在岸边，父子俩拿着鬃毛刷子，手提盛满桐油的小竹筒，正准备往甲板上刷桐油。阿禄好话说了一背篓，船老大就是不肯答应租船。最后还是阿昌脑子活，假装生气地说：“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，用最短的时辰赶到广州府去打仗。军令紧急，耽误了军国大事，你可是要吃官司的哟。”

一听说要吃官司，船老大害怕了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开始松口。阿昌趁热打铁，“这样吧，在刚才谈的价码上，再给你加五十文钱。你们父子俩轮流开船，人歇船不歇，晚上也走。”

出发前，十八户人家凑了三两银子做盘缠。寨首家出了二两，阿昌家出了半两，其他十六户人家每家出了两头羊，由寨首家收



购，折抵盘缠。银子由寨首的儿子阿禄统一保管支配，这也是出征队伍头领的权力和象征。阿禄见阿昌没有经过自己同意，擅自加价五十文，心里很不高兴。但因心急火燎急着赶路，自己又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跟着点头允诺。

船老大感到这官司可吃不起，再说价钱也公道，便赶紧顺坡下驴，答应了。就在这个当口，这个不知姓氏的小伙子出现了。一件半旧的黑色洋布棉衫，黑色粗布大裆棉裤，头戴一顶瓜皮帽，脑后粗长油光的辫子，在屁股后面晃来晃去，辫梢还扎着一根细细的红绸线；左手提着一杆红缨枪，枪头锈迹斑斑，好像放在床底下几十年没使过，红色的缨须脏兮兮的，分不清是红色还是黑色；右手拎着一只用麻绳扎起的铺盖卷，背着一只竹背篓。他前脚踩在船帮上，后脚停在跳板上，问这条船是不是运兵去广州府。

阿昌说：“是的，我们是茂州府锅底寨的，奉圣旨到广州府打仗。你有什么事吗？”那人仿佛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终于找到了。”他自我介绍说也是羌人，家住成都府，被抽丁上前线，想搭他们的船一起走。

阿禄摇摇头，“我们已经有十八个人了，好不容易雇到这条小船，坐不下呀。”见遭到拒绝，那人满脸不高兴，两只脚没动弹。阿禄指着他说：“喂，快下去，让开道，别耽误弟兄们上船。”

那人朝阿禄白了白眼，气哼哼地把铺盖卷丢在甲板上，压根儿没有下船的意思。

“怎么？想干架是不是？”阿禄气哼哼地说，“滚下去！要不然，别怪我们人多欺负你。”

那人毫不示弱，双手操起红缨枪，摆出一副要决战的架势。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

阿昌见状，赶紧把阿禄拉到一旁，悄声说：“别跟他一般见

识。我们十八个人打他一个，怪丢人的。时辰不早了，就让他跟着走吧。”

“跟着走？你说得倒轻巧。你没看他全身空荡荡只剩下一张嘴么？这一路上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谁受得了呀。”说完，不高兴地瞥了阿昌一眼，“我是领头，是听我的，还是听你的？”

阿昌被抢白了一顿，愣了半晌，不温不火地说：“你是领头，当然听你的。”

“既然听我的，就不能让这小子上船。谁知道他是从哪个山坳里冒出来的。临走时，我阿爸一再叮嘱，少和外面的人来往，你忘了吗？”

阿羊把阿禄拉到一边，悄声说：“大少爷，就让他跟着一块儿走吧。大冬天的，船家都歇工了，叫他到哪儿去找船呀。他去打仗，肯定和我们一样，误了时辰是要挨罚的。出门在外，我们不能见难不帮呀，我们就挤一挤吧。再说，多一个人，路上也热闹。”

阿禄想了想，回头冲着那人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带米呀？”

那人把红缨枪枪头朝下，微微侧转身子，凸显一下身后的背篓，不屑地答道：“有，带着呢。”

“有米就好，我们一人一份，可没你吃的。好吧，看你孤身一人怪可怜的，今天就看在阿羊的面子上，一起走吧。”

羌兵们陆陆续续上了船。船舱隔成两段，靠船尾的小间船家住，靠船头的大间给羌兵住。阿禄把羌兵们的铺位都安排妥当后，指着靠门边的一个空档对那人说：“喏，你就睡在这儿吧。”那人见空档不到一尺宽，只能侧身躺下，尽管满脸不高兴，但还是把铺盖卷放下。

大家对队伍里突然多了一个陌生人，都感到十分诧异。阿羊主动解释道：“和咱们一样，都是上广州府打仗去的。”大家这才停



止了猜测。阿禄向船老大挥挥手，船启航了。

住舱里，有人躺在地铺上闭目想心思，有人聚在一起玩川牌，没有人理会这个陌生人。也许是觉得孤独无趣，那人独自坐在前甲板上发呆。

阿羊和阿禄、阿昌来到前甲板，席地而坐。作为这支队伍的领队，阿禄要问问情况，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噢，”那人正朝着上游方向眺望，见阿禄主动与自己搭话，极不情愿地扭过脸，不冷不热地答道：“姓罗，叫阿甲。”说完，又扭过脸去。

阿禄碰了一个软钉子，心中有些恼怒，他妈的，好心带你走，一点儿都不领情，上了船，连一个谢字都没说。早知道这样，真不该听阿羊的劝告。在锅底寨，阿禄的阿爸向来说一不二，在自家门口跺跺脚，整个寨子都要摇晃好几天。阿禄每次跟随阿爸，倒背着双手在寨子里巡视，男女老少在向寨首鞠躬致敬的同时，都忘不了向大少爷问声好。这次奉旨出征，寨首为了让儿子到外面历练历练，见见世面，将来接班也有资本，就指派儿子做了本寨羌兵的头目。此时，阿禄觉得有必要向这位初来乍到的陌生人亮明自己的身份，便自我介绍道：“我阿爸是锅底寨的寨首，这次是他叫我出来给他们当头。”说完，他用手指了指住舱。

阿甲还是不情愿地转过脸，眯着眼，表情淡漠地望着阿禄，没搭腔。

阿禄没有看到预期之中的惊慌、恭敬，而是隐约感到几分不恭和不屑，心里不禁怒火中烧，可又不便发作，于是，又重重地补充道：“我家从我老爷爷那辈起就当寨首。”

见阿甲的脸上仍然是几分不屑，阿禄便调转话题，把阿羊介绍给他认识。“他叫阿羊，是寨子里的土郎中，有他在，生个小病小

灾的都不怕了。”阿羊谦逊地向阿甲笑笑，算是正式打了招呼。

“他妈的，就是运气太差了，刚刚抢来一个如花似玉的新娘子，被窝还没捂热呢，就被抽了丁。阿羊，你说是吧？”阿禄试图显出几分大度，故作轻松地调侃道。

“赶得不巧呀。不过阿妈说军令如山，不来也不行呀。”阿羊回应道。这时，阿羊突然发现阿甲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先是一脸惊讶，接着变得痛苦和愤恨，随即又有几分狡黠和得意，让人揣摩不透。

三天来，阿甲很少和羌兵们说话，不是一个人侧身躺在地铺上，后脑勺枕着胳膊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住舱壁板发呆，就是独自坐在前甲板上，失魂落魄一般眺望家乡的方向。阿羊估计他认生，几次主动过去与他搭讪，每次都莫名其妙地横遭白眼。阿羊想，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。其实，突然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，抛家别妻，远行千里，生死难卜，哪个人不是心事重重，愁肠百结？

江风仍在拼命地呼啸，阿羊有些累了，他揉揉麻木的双腿，努力想站起身。突然，身后有一阵轻微的响动，他回过头，隐约看见一个黑影半爬半蹲闪进住舱。他没多在意，挣扎着站起身，摸着黑，一步一步走向住舱。快到住舱门口时，他感到脚下猛地一滑，整个身子剧烈地晃动起来，双手本能地在空中挥舞，想抓住一个依靠。挣扎了片刻，身体终于重重地摔在左舷旁。他伸手想抓住舷木，可巨大的惯性已把他甩出左舷，扑通一声，掉进冰冷的江里。

船身像一支离弦的箭，从他的身旁一闪而过。他一边用力扑打水面，一面高声呼喊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喊声迅即被江风淹没。



好在他呼喊及时，当船尾驶过他时，他的第一声呼喊被坐在船尾掌舵的船老大的儿子听到。他忽地站起身，四下张望，多年的行船经验，让他敏感地意识到有人落水，他随手拿起盘圈在船尾的缆绳，用尽气力向船后方抛去……

· 3 ·

城门左边的墙上，并排张贴着两张告示。从纸墨的成色上判断，一张已经贴出很长时间了，白纸早已被雨水冲刷成淡黄色，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。羌兵们围拢上去，识字的小声朗读，边读边讲解给不识字的听。告示的标题是《防范夷人章程八条》：

一、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，若有擅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者，即将夷商货船全行封舱，□□□□。

二、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、番哨人等至省，责成□□一体稽查，若有违规进入者，不准令其入馆，如有容留隐匿，即将该行商照私通外因治罪。

三、夷船引水、买办，应有澳门同知给发牌□，不准私雇。

四、夷船雇用民人，明定限制，每夷馆一间，只准用看门人二名，挑水四名，夷商一人雇看货夫一名，□□□□。

五、夷人不准内河驶用船只，分别裁节，并禁不时闲游。

六、夷人应禀事件，一律由洋商转禀，以肃政体。如系控告洋商（行商）事件，或洋商（行商）有抑措不代为转禀之事，仍准夷人自赴地方官衙门禀讦，立提洋商（行商）讯究。

七、洋商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以杜私蔽。

八、夷船在洋私买税员，责成水师查拿，并咨沿海各省稽查。

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

因为过去在家时也曾被官兵称呼为夷人，再加上二十几天前，在路上被先锋营的管带称为夷人，阿羊一时也糊涂了。以为这八条是冲着自己这帮人来的。可想了一会儿，觉得不对劲。猛然想起半路上马帮老伯的那一番话，脑子很快转过弯来。原来告示上说的夷人，是指那些长着猴子脸、浑身是毛、双腿不会打弯的洋鬼子呀。

“噢，真是和洋鬼子打仗呀。”一个羌兵恍然大悟地说，阿羊和大家频频点头。事到如今，大家终于弄明白，大老远急急忙忙跑来交手的对象是谁了。

“嗨，看来这次打仗一点危险都没有了。”阿羊反复回忆马帮老伯形象生动的描述，还有先锋营那位神箭手黑脸大汉的炫耀，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另一张告示的成色很新，明显刚刚贴出没几天。上面赫然写着：

广州府正堂余保纯为晓谕事：

夷人远涉重洋，入犯中国，不独官兵操必胜之算，